

一位侦察女兵的冲锋

■王雁翔

报告文学

我见到海军某旅中士李乔是在下午5点。那天的岭南是37℃高温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她在树上叫个不停。

训练场上，李乔正进行高强度训练。左右跨跳轮胎、双手各拎一个14公斤重的壶铃奔跑、低姿爬行、钻越洞孔、翻动45公斤轮胎前进10米，这几个小课目，她要全副武装在400米组合障碍往返中完成两次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她的前胸后背还有两块8公斤重的钢板。

“我还想再快些。”汗如雨下的李乔喘着粗气，粲然一笑。

—

我们的话题从她参军聊起。“我一直想当兵。我家附近有一座军营，我自小听着军号和军歌声长大。记得上初一时，我按捺不住好奇，想进营区看看。哨兵说不能进，让我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可以当兵、考军校。”

2020年夏天，李乔考入广东海洋大学。读了一学期，她就参军去了。

新兵连结束后，李乔进入侦察营女兵连。第一次扎马步，才30秒，李乔就双腿发抖，无法坚持。她在膝盖上放一粒拇指肚大小的圆石，一次次咬牙坚持，很快一次就能扎3分钟。

然而，新兵训练没掉过泪的李乔，还是哭了。

刚开始练倒功，班长在每人前边放一块砖头，说身体必须绷紧，否则就会碰到砖头。她盯着砖块，迟迟不敢下倒，怕受伤。听到战友身体砸向地面的闷响，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训练一下午，能下倒了，身体却出了状况——她的脖子痛得无法转动。班长说正常，两三天就会好。

“我喜欢运动。在连队，我的武装3公里、5公里和10公里，都是最快的。”24岁的李乔眨眨睫毛，黑而亮的眸子闪着光。“武装5公里，我和男兵的标准一样；潜游，我超男兵纪录20米；水下憋气时间也比男兵长，是他们的近两倍……”

二

“李乔，旅里推荐你参加上级集训的通知到了。”2024年10月的一天，听

到连长的话，李乔有些蒙，不晓得是哪一级上级。

懵懂的李乔走进八一军体训练大队，与各军种精英刚训练一个月，结训考核就来了。她迈开长腿，越野跑成绩名列集训海军女队员第一名。

那时她才知道，这不是寻常集训，是从全军选拔第五届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备战队员。

李乔入列备战越野滑雪项目。她说：“我从未接触过滑雪，连滑雪杖都没见过，稀里糊涂啥都不懂。”

八一滑雪场，在黑龙江双峰林场深处，海拔1500多米，冬季气温在-40℃左右。风雪严寒和全新的训练项目，都是她不得不面对的考验。

“一路上滑雪板就像催眠了，雪板不受控制，摔倒了爬都爬不起来。”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“我告诉自己，再难，这个冬天也要有突破。”

隆冬，-35℃的深山老林，经常前后不见队友。听着鸟、狼、熊的叫声，她觉得森林里只剩自己。凛冽寒风在耳边呼啸，距离从20公里、40公里到50公里不断延伸。

“最难的是上坡，也叫刨雪。”她眨了眨眼，“也不是只有艰苦与严寒，日落时分，晚霞洒落雪峰，美极了。”

但是，她无暇欣赏油画般的美景。天快黑了，她的体能已到极限，身体机械而僵硬，可任务还未完成。一圈又一圈，她在无边的荒野丛林奋力向前。

酷寒、孤独、疲惫、疼痛，在冰天雪地拼搏一天后，李乔累得连饭都不想吃。

三

从零起步，意味着无数次跌倒、痛苦与挣扎。漫长寒冷的荒野雪道就是她的战场。宿舍墙上挂着倒计时日历，她像当年备战高考一样，过一天，撕一页。

跌跌撞撞学了一个月滑雪的李乔发现，考验与挑战，远比她想象得多。

雪道上的“S”弯，是必过的难关。高速下坡，速度极快，还要左右拐弯，滑出优美弧线，这对滑行技术要求极高。

第一次，紧张减速，她整个人从“S”弯道上飞进了雪堆；第二次，转弯失衡，她的左膝重重撞上护栏；第三次，她在弯道上又被甩飞……一次又一次，在摔得结结实实的疼痛里，李乔的心被绝望越撞越紧。

半夜，她在疼痛中惊醒。听着窗外的风声，她想起上等兵那年，连队年终考核，武装3公里以最后一名战士抵达终点的时间计算连队成绩。有3名女兵

刚结束产假，体能尚未恢复。她冲上去将她们的枪、水壶和钢盔背到自己身上。负重增加，她有些喘不过气。旅副参谋长看见说：“小同志，不行就少背一点。”她摇头，心想为了全连成绩，再累也豁出去拼了。那一次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与欢欣。列兵时，考军事体育特三级，战友们都说不好过，可她过了，而且是全营唯一的一个……记忆像潮水，一浪一浪在心里涌动，让人越发睡不着。

她在日记里写道：昨天下午训练完回到营地，脚踝、膝盖都肿了，难道我的越野滑雪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？今天早晨去找医生，医生帮我活动脚踝，说要调整，至少要休息一周。一周，第一阶段考核都结束了，我还训练什么呢？

她将无奈与担忧埋在心里。没人知道这位在“S”弯道上一次次摔倒的战士，膝盖曾经受过重伤。

那是2023年，在一次直升机滑降训练中，她因落地不稳，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。手术后出院，医生叮嘱她，回去不能再搞高强度训练。

回到连队，拄着双拐看战友们忙碌，李乔的心被迷惘越缠越紧。“我的青春还没绽放呢，难道就要离开自己热爱的军营吗？”后来，她一边坚持康复训练，一边主动帮连队司务长网上采购物资，整理各种票据，清理登记固定资产。

在康复训练的汗水与细碎的忙碌里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
“康复训练一多，受伤部位会肿。战友们安慰我，我也开导自己，用汗水缓解内心的焦虑。就这样坚持了半年，康复后我还是连队跑得最快的战士。”她仰起脸，眼角眉梢是涟漪般的喜悦，“其实‘S’弯道闯不过去，不是我技术不好，而是心里老担心摔倒引发膝盖旧伤，越怕越摔。”

抛开心理负担，李乔闯过了难关。最后，她从12名女队员里胜出，成为出国参赛的4名女队员之一。

四

瑞士戈姆斯，第五届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越野滑雪赛场。在海拔2000多米的雪道上，尖利的风裹着雪粒子猛劲儿往人身上扑，眼前是近乎垂直的陡坡和深不见底的峡谷。

从双峰林场到阿尔卑斯山，不仅坡道更陡，风更大，雪地的雪质也和国内不一样，新雪覆盖融冰，赛道坚硬光滑，挑战直线上升。

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
在一处危险坡段，为躲避前方突然降速的选手，李乔重心偏移过猛，重重摔向雪道边。“咔嚓”一声，一根雪杖断成了两截。战斗还未结束，她爬起来继续冲锋。在大陆坡上，仅一根雪杖很难掌控身体平衡。她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再难也得冲上去，奋战到底。滑上坡顶，遇上组委会赛点保障人员，她才拿到新的雪杖。冲到终点，教练告诉她，她的成绩比出国前快了5秒。

这5秒，是她用无数次摔倒与疼痛换来的。她说：“比赛结束，我将那半截雪杖带回了连队，它是我这几年军旅生涯里最珍贵的奖章。”

我想，如果雪杖不断，她还可以更快更强。

“我们4名女队员，取前三名计团体成绩，我的成绩排团队第三。”停了片刻，她接着说，“很遗憾，我们位列越野滑雪女子团体第8名，没能站上奖台。”

五

赛场归来，征尘未洗，李乔又出发了。

她开始接触海军五项的训练，包括障碍赛、救生游泳赛、实用游泳赛、航海技术赛和两栖越野赛。在集训队中，她以障碍跑、两栖越野、100米自由泳三项第一，总成绩雄踞榜首。

“军人的底气与荣誉是拼出来的。”李乔说这话时，笑得很开心。

时间在忙碌的拼搏里一晃而过。下士第3年，她向新梦想发起了冲锋。

新版《军事体育训练大纲》，不仅对军事训练特级基础体能分数作了调整，而且特级评定增加了战斗体能和实用技能两项内容，拼的是综合能力。当战友们还在为改变而犹豫，李乔已在新的军事体育特级评定考核中，以全优成绩率先考过“特一级”。

今年3月，李乔服役期满，爸妈劝她回去读书，她最终留队选晋中士。

“去年荣立二等功，退伍回去读完本科，可以保研，咋没走？”

“我觉得刚立功就走，辜负了连队对我的培养。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。”她挑了挑眉毛，粲然一笑：“荣誉不是终点，是拼搏奋斗的新起点。”

几个月前，她通过优秀士兵保送入学考核和体检，可最终未能通过选拔。战友们都为她惋惜，她却坦然一笑，说：“跌倒与伤痛，会让人的脚步更加坚定有力。”

我想，这大概是她的军营成长经历，也是青春的感悟吧。



想念詹娘舍

■周胜刚

我很想念詹娘舍
那个曾经一封书信
途中都得辗转很久的地方
那个行走在风雪中
都需系牢背包绳的地方
那个在大雪封山之后
就成了孤岛的地方

我很想念詹娘舍
那个在云天守护国门
始终占据制高点的地方
那个诞生过太多英雄
写着无数动人故事的地方
那个一茬茬老兵离去
一批批新兵接续坚守的地方
那个我只去过一次
却终生难以忘怀的地方

我很想念詹娘舍
那个已经通了电灯
四季都可以灯火通明的地方
那个对家书不再翘首以盼
可以与亲人视频的地方
那个钢枪擦得锃亮
巡逻路蜿蜒铺展的地方
那个红色文化浸润哨所
执勤再不惧风吹雪打的地方

红色足迹

8月，平原暑气蒸腾，高原却已初显秋意。我们追寻着红军长征的足迹，走进层峦叠嶂的高原峡谷，探访那片浸染着烽火硝烟的土地。

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巍然矗立。峡谷的劲风从北面的隘口呼啸而入，腊子河在谷底轰鸣奔流。两侧峭壁如巨斧劈就，森然对峙，只留一道窄窄的天缝。阳光斜斜地漏下来，把半边崖壁照得透亮，另半边则沉入幽深的谷影之中。

腊子口，藏语意为“险绝的山道隘口”。斧削般的石崖夹峙而立，湍急的腊子河穿流而过。河上那座木桥，曾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。

我顺着山崖仰头望去，只见东侧近乎垂直的崖壁上，有一面红旗。那面红旗很小，在饱经风雨剥蚀的赭褐色岩体和丛丛草木中显得异常鲜艳。山风掠过，旗帜猎猎招展，像一簇跳动的火焰。

同行的人说，这面红旗是一位名叫旦知次力的藏族青年插上去的。在这片崖壁上，每年都会有一面崭新的红旗迎风飘扬。

凝望着那抹鲜红，我的思绪仿佛被拉回到91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
1935年9月，中共中央率北上红军抵达四川通往甘肃的咽喉要冲——腊子口。为阻截红军北上，蒋介石急令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在腊子口部署重兵。敌人凭借险要地势，在桥头修筑碉堡群，以密集火力封锁木桥。

9月16日，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发起攻击。敌人火力从桥头碉堡疯狂倾泻。因受制于险峻地形，第4团的数次冲锋均被压制，正面强攻受挫。若不能突破腊子口，红军主力将被迫退回草地，陷入绝境。

紧急关头，团党委果断决策兵分两路：政委杨成武率部正面佯攻，吸引并牵制敌军；团长黄开湘率领突击队，从右侧悬崖峭壁秘密迂回，直插敌后，攻其不备。

然而，侧后那段绝壁垂直落差达七八十米，崖壁陡峭如削，岩石风化破碎，攀登之难，难于登天！

关键时刻，一位苗族小战士挺身而出。他来自云贵川交界的贫苦家庭，身材中等，脸呈褐黑色，眼睛大而有神，因从小跟父亲在山里采药、攀岩，练就了一身本领。这位小战士，正是当年在“飞夺泸定桥”战役中紧随突击队队长廖大珠冲锋的22位勇士之一。战友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便亲切称他“云贵川”。

那天夜里，“云贵川”用一根长竹竿，竿头绑上铁钩，勾住崖壁上的树根和石缝，赤着脚，一点一点攀上了绝壁。登顶后，他用绑腿接成的绳子，将突击队员一个个拉上崖顶。拂晓时分，突击队如神兵天降，手榴弹在敌人头顶炸开，正面部队乘势冲锋，腊子口天险终于被撕开。

腊子口的胜利，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、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。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。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：“腊子口一打开，全盘棋都活活了。”

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，我看到了关于“云贵川”的展板。展板上没有照片，只有几行文字。无人知晓他真实的姓名，也无人知晓这位英雄在这场战役后

绝壁上的红旗

■陈新阳

的踪迹。但历史铭记，在那个漆黑的夜晚，“云贵川”以血肉之躯的攀爬，为红军主力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生路。

旦知次力如今是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员，也是一位民兵。他告诉我，他从小就听老师讲述“云贵川”的故事。来这里工作后，他对腊子口战役和“云贵川”的事迹了解愈深，心中的崇敬之情便愈加深厚。

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，近些年来，为致敬“云贵川”和红军先烈，纪念馆每年都会组织人员攀登这片峭壁。攀至力所能及的最高处，他们便将一面崭新的红旗插进岩缝。今年“七一”前夕，旦知次力只身携带数米长的旗杆和旗面，向绝壁发起挑战。脚下是嶙峋乱石，眼前是天险峡谷，他臂膀紧擎红旗奋力向上。

我问他能爬到多高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说爬到大概不到二分之一处，就再也爬不上去了。“崖壁近乎垂直，没有抓手。风又大，岩面松动得厉害，再往上就是光石板。我尝试过，但只能退回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看向“云贵川”的展板，语气带着敬意，“当年那个小战士，是光着脚在黑夜里爬上去的。我无法想象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力量。”

纪念碑前，游人如织。一个孩子指着崖壁上的红旗喊：“妈妈，那里有一面红旗！”母亲说：“应该是红军插上去的。”“我想纠正，又停住了。某种意义上，她说得没错。那面红旗，代表着后人对红军的深深敬意和对那段卓绝历史的铭记。

离开时，我回头望。那面红旗在巨大山体上，像一枚印章，让整座山峦焕发出夺目的光芒。



看视频《寻找云贵川》

突破天堑腊子口（黑白木刻，中国美术馆馆藏）

刘蒙天作



记忆

我曾翻过不少山，可让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二郎山。

初识二郎山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。那时候在村口，磨剪刀的师傅会敞亮地唱：“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么高万丈……”小小的我不知道二郎山在什么地方，只觉得这歌真好听。

读初中时，我再次听到这首歌，感觉又不一样了。那时候我知道了，《歌唱二郎山》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是洛水作的词、时乐濂作的曲。这首歌唱的既是山，也是人，歌颂的是修筑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官兵——那些把命别在腰带上，也要把路修上云端的人。

真正与二郎山相遇，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我从军校毕业，在某坦克部队服役。一次任务，部队要翻越二郎山。坐在颠簸的铁甲里，我真切感受到歌里那句“高呀么高万丈”，所言非虚。

那天，坦克隆隆的马达声，在冰川峡谷中回响。二郎山山路狭窄多弯，人称“川藏第一天险”：左是峭壁，右是浓雾深锁的万丈深谷。一夜山雨过后，路面泥泞湿滑，能见度不足10米。行驶在山谷间，坦克、装甲车摇晃颠簸，不少乘员磕碰受伤。盘旋山路，坡多弯多，要时刻提防“反转向”，稍有不慎，车子便会跌入谷底。坐在车里，我心跳加

■汪顺华

快，难免有些紧张。

突然，大雾迅速弥漫开来，将人和车笼罩进去。浓雾里，我隐约看到窄路上有几个穿黄褂的藏族道班工人手举“此处危险”的牌子站在路边。看向那块牌子，我的心头不禁一热：这条路，是道班工人一铲一铲垒起来的，也是当年18军官兵悬绳索吊在陡崖上放炮开掘的。那么多人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，才铺就了它。行至“V”字形急弯处，指导员指着泥石流淤积处提醒，山洪裹挟的黄泥，一夜之间便能吞没一队铁甲。他沉声道：“我们的车一定要闯过去。”

浓雾翻涌，车队艰难前行。突然，有一辆坦克在半山腰熄了火，钢铁长阵顿时停滞了下来。旅长领着干部们下车察看地形。不一会儿，雾中响起铁车轧啦的声音：“拖也要把坦克拖上去！”看着战友们坚毅的面容，我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冲劲儿：山再险，我们也能闯过去！经过全体官兵的努力，铁甲终于又开始缓缓移动起来。

寒冷天气下，雨雪凝成了坚冰，履带不时打滑。驾驶员沉着控车，稳稳向上行驶。透过车窗，望着二郎山险峻的山脊，我感到胸口发烫：山，就是用来翻越的！

当第一辆坦克登上二郎山主峰，我们站在高高的坦克上，眼眶湿润了——我们的铁甲，登上了二郎山！

上山难，下山更难。浓雾、坚冰、雨雪、绝壁层层拦阻。下山途中，一辆装甲车不慎滑进藏族老乡的庄稼地，几株白



长征

第6771期